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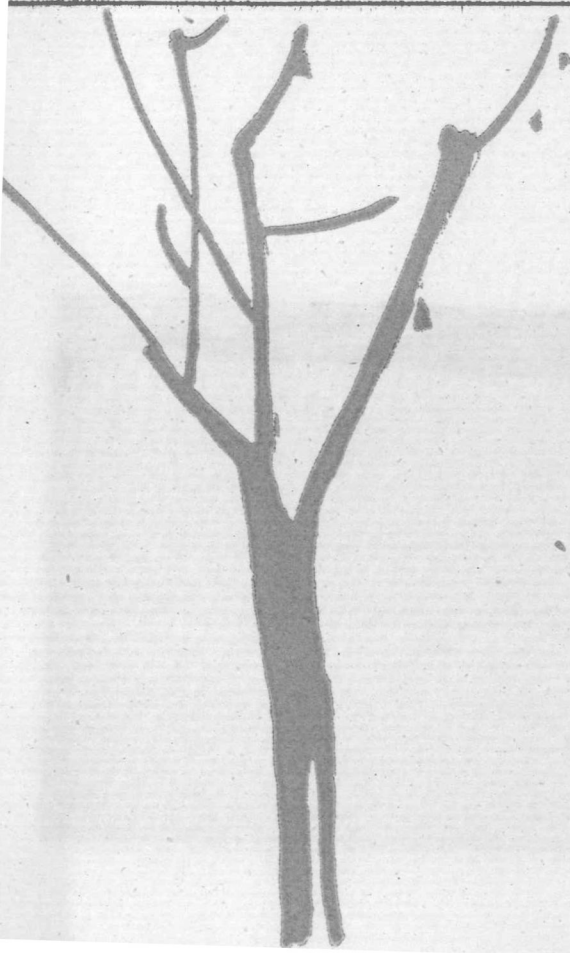
张 贤 华 著

爱，在天涯



鹭江出版社

爱， 在



天

涯



06193474

(香港) 星洲 (吉隆坡) 總發行

新加坡 亞答街 100 號

星洲 亞答街 100 號

星洲 亞答街 100 號

星洲 亞答街 100 號

星洲 亞答街 100 號

星洲 亞答街 100 號

星洲 亞答街 100 號

星洲 亞答街 100 號

爱，在天涯

张 贤 华

•

鹭江出版社出版
(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8.125 印张 2 插页 163千字

1989年6月第1版

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00

ISBN7—80533—153—7

I·54

定价2.50元

目 录



远方..... (1)

飘逝的梦..... (68)

爱，在天涯..... (160)

远 方

秋夜，西去列车，电吉他乐曲，
红润的脸，构成梦幻般的图画

列车发出撕裂夜空的笛声，卷起巨大气浪，沿狭长的山谷疾速运行。

夏威夷电吉他弹奏的乐曲，单调而有节奏的隆隆的车轮声，一同飞荡在初秋浓重的夜色里。乐曲轻柔，缠绵，有点扑朔迷离。他既不是诗人，也远非音乐家。平素，他甚至对女儿弹奏电吉他，也有过莫名的反感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话虽这么说，他脑子里还是闪过一句名言：“我们的科学成就很多是从音乐启发而来的。”这是女儿用针锋相对的口气对他说过。据说，是一位伟大科学家的话。是谁，记不清了。

透过墨绿色丝绒窗帘长长的缝隙，迷蒙的月色中，恍惚呈现出黑魑魑的群山，无边、深邃的原始森林，彩色斑斓的水石铺满河底的小溪。于是，一支有着山乡风韵和浓郁色彩、充满柔情的山歌曲调，又在他心中回萦。三十五个春秋，几番风雨、几多坎坷，这支曲调总是伴随他，不时搅起他心中阵阵波澜……

他湿润的眼睛轻轻一眨，窗外的景色顿时消失，剩下无边的漆黑的夜，宛如没有光也没有生命的可怕深渊。

列车行驶在七弯八拐的傍山道上，发出越来越大的“喀隆隆，喀隆隆”巨响，猛烈地左右摇晃着。夏威夷电吉他飞出的音符，给窗帘低垂、灯光柔和的软卧车厢，笼上一层淡淡的朦胧面纱。

这是一张红扑扑的苹果脸，弯弯的黑眉，长长的睫毛，棱角分明的红润的唇边总是挂着甜甜的笑容，一绺卷发散落在枕边，两条圆滚滚的、雪白的胳膊摆在毛巾毯上，这个年代的姑娘，哪个不象沾满露珠的花儿？哦哦，她多象妈妈呀：不单脸庞犹如一个模子印出的，就连一举一动、一言一笑，都清晰地烙下妈妈的印记。倘若母女间还有差异的话，那就是缺少当年妈妈浑身散发出的山乡“野”性。说来也怪，恰恰正是这点“野”性，曾经深深吸引着年轻的区委书记，使他迷恋上了标致而又倔强的妹子。而今，往昔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，又仿佛离开得那么遥远，那么遥远！

女儿睡得很熟，根本没有觉察到毛巾毯滑落地上，鼻翼一翕一翕，发出轻微的鼾声，想必旅途奔波过于疲劳了。王一飞不愿惊动她，轻手轻脚地拾起毛巾毯，把周围掖掖紧。女儿刚从大学生物系毕业，正等待分配。他趁工作之便，带她到遥远的芒荡山自然保护区去。天晓得，他此举出于什么动机：是去看看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，众多的珍稀动物？是去观赏变幻莫测、神奇瑰丽的自然景观？还是沿着父辈足迹，抹去历史尘埃，追思战火烽烟、道路坎坷？

电吉他迷离的旋律和低回婉转的山歌曲调，和谐地溶化

一起，在他心头久久回荡。他抬起手腕看看表，已是午夜时分，西去列车正跨越木莲河大坝。就是这座长达300多米的大坝，曾使他熬过几多焦虑不安的日夜啊！

去年暮春时节，省水电厅厅长兼木莲河水电工程指挥部总指挥王一飞，一连几夜没有睡个安稳觉，昼夜守在临窗的办公桌前，一支接一支地点燃起烟卷，粗大的指头熏得焦黑。查资料，挂电话，开会，找处、队干部布置抢险准备工作，成堆成山的大小问题把他压瘪了。他晒了，伏在桌上打会儿瞌睡；饿了，抓起硬梆梆的馒头啃几口，多象战争年头啊。不过，细细想来，又觉得很不够味，再也不能举起驳壳枪奋臂一挥，随着他雷鸣似的吼声，队伍哗地象潮水一样向前涌去。凭这点，又哪象战争年月呢！唉，尤其是那位不讨人喜欢的副总工程师，莫看他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戴副黑边深度近视眼镜，满面书生气，却是个只认死理的家伙，凡他认定的事，天塌也不回头。偏偏自己又是天生的火爆脾气，三句话谈不拢便急得满脸通红，额角暴起一条条青筋，挟着烟卷的指头气得直抖，桌子敲得“咚咚”直响：

“同志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嘛……”

“老王，莫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的！我是副总工程师，技术问题只能听科学的！”对方嗓音不高，口气硬得重锤也砸不烂。顿一下，又指着窗外乌云密布的天空说：“三天三夜连降暴雨，雨量都近100毫米，看样还会下它十天八天，这可是两百年来水文资料上没有过的！”

“一定要泄洪？”王一飞粗声大气反问。

“不单是泄洪，木莲河上游还要做好分洪准备。”副总

工程师推推滑下来的眼镜，毫不含糊地回答。

“胡扯！”王一飞右手往下一劈，断然拒绝他的意见。

“同志，我们自己设计施工的，对自己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懂吗？”

争论自然不会有结果，终于不欢而散。

窗外泼墨似的天空，乌云跑马般地汹涌着，低低地贴着大坝旁的树梢飞去，密密麻麻的雨点打在水泥地上、小水潭里，织成一道轻烟似的雨帘。王一飞心事重重地拍拍胀痛的脑门，抓起桌上的话筒，拨通水文站电话，一问，上游新洪峰正向大坝逼近，暴雨还在继续，看来几天内不会放晴。难道副总工程师的意见是对的？不，不可能，水库大坝设计之前，他亲自带勘探队跑遍方圆几百里的山川河谷，查遍木莲河近两百年来的全部水文资料，精明的设计师早对一切潜伏的危险作了充分估计。

木莲河水库大坝刚竣工，便面临这场空前严峻的考验。现在，关键是对上游可能出现的雨量作出科学估计，如果仓促采取泄洪措施，打开闸门放水，影响水库蓄水量，将来秋冬两季供电不足，周围几个工业城市势必蒙受莫大损失。反之，一旦暴雨持续下去，不提前泄洪，超过水库大坝承受能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用力拧熄手里的烟头，又往气象站挂个电话，仔细询问一遍历史水文资料和旬内雨情预报，方才长长地吁口气，慢慢松开打皱的眉头。

两天没合眼皮，太累太累了。他臃肿的身子重重地往后一仰，秤砣般的眼皮便沉下去。他记不清多少年了，大概是同妻子分手以后，便开始了这种光棍式生活。独生女儿在遥

远的海滨城市念大学，难得遇上寒暑假回来一趟。平日里，他工作、学习、生活，全在这间14平方的小房间里。他想，这也好，繁忙的工作占据了全部时间，空虚、孤独和烦恼便被遗忘了。其实，这只是欺骗自己罢了，他的心又何曾平静过呢？

睡意朦胧中，他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。话筒里传出省防汛指挥部总指挥刘副省长嘶哑的声音：

“老王，马上启闸泄洪！启闸泄洪！”

“什么？”王一飞猛一震，揉揉发涩的眼睛，吃惊地问。

“同志，启闸泄洪！”老刘由于提高声调而剧烈呛咳起来。停了停，他没有听见王一飞答话，又换个声调，平心静气地开导说：“这是省防汛指挥部根据充分的科学资料作出的决定，木莲河将出现300年一次的特大洪水，可能超过大坝承受能力，必须立即泄洪，确保安全。”

“唔唔……”王一飞心乱了。

“老王，照办吧！”刘副省长笑笑，补充一句：“将来少不了你还要亲自去向提供宝贵雨情资料的专家道谢呢。”

生活，竟是如此离奇，叫人难以置信。此刻，他坐在软席卧铺车厢里，想起这番往事，不觉微微发笑。他按照刘副省长的预言，亲自到自然保护区去，向提供雨情资料的科学家致谢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芒荡山是他的第二故乡。这话一点也不夸张。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光，留下了青春的足迹，经历了无情的风雨和悲欢离合。至今，他仍时时辗转思念那里的山，那里的水，那里的故人……

迷蒙的灯光，优美的电吉他旋律，红扑扑、花朵般的脸，在他眼前构成一幅奇特的梦幻似的图画。

女儿的心象湛蓝的高天，清澈透明。她睡得那么甜，那么香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跟她一同进入了宁静、安详的梦乡。是的，她太象妈妈了，尤其是那双忽闪忽闪照得透人心的大眼睛，还有棱角分明、很有魅力的红润嘴唇。他深深忏悔着。在人生道路上，往往只是由于一个小小选择，从而导致难以想象的后果和久远的影响：也许是幸福、欢乐、美好的回忆，也许是痛苦、忧伤、一杯苦涩的酒！

列车猛一震，打断他纷乱的思绪。他定一定神，发现列车已经停靠在山区一个小站上。

冒烟的枪口，荒凉破败的山神庙，

这里的一切都永远留在记忆深处

覆盖着很厚的落叶、绿苔斑驳的林中小路，回肠百转地沿陡峭的山崖伸向前方，总是走不到尽头。垂挂着无数青藤野蔓、盘根错节的红豆杉，用它裹着雾气的树冠挡住明净的天空，金灿灿的阳光透过叶缝，把一缕缕光束投落地上，影影绰绰，摇曳不定。

王一飞和所有年过半百的人一样，由于日子过得宽裕，身体发福得厉害，行动诸多不便，走不多远便上气不接下气，呼哧呼哧喘个不止。累归累，他还是一口回绝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照顾，不要他们派专车来接，想靠双脚步行进山。后来，经不住女儿再三劝说，才搭上过路的拖拉机，

颠颠簸簸地行进在山道上。

女儿王小珊身穿时兴连衣裙，披一件米黄色中长西式女衫，水汪汪的大眼睛骨碌碌地在爸爸身上转了几转，见他银色鬓角的皱纹刀刻似的凝结不动，眼里蕴含着深沉莫测的神情，晓得心境很不平静，不敢轻易惊动他，便紧闭着两片红润的嘴唇，默默沉思起来。拂拂的山风撩动她的黑发，鼓起她的衣裙，象闪光的彩旗翻飞飘舞。是啊，历史是严峻的。

23年，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瞬间，却在父女两代人中，垒起一道无形的高墙，形成了难以置信的隔阂和差异。这也难怪，对于她，战旗、军号、炮火、土改、剿匪，永远无法理解，就象他对于牛仔裤、迪斯科、流行歌曲、雅马哈摩托车，永远感到陌生以至反感一样。她不知道爸爸的目光为何长久停留在密匝匝的红豆杉林中，莫不是弯弯的小道把他的思绪引向了迷蒙的远方？那远方就是神秘的芒荡山么？是的，当年爸爸和妈妈曾生活、工作、战斗在那里。唉，有妈妈的人总是幸福的，值得嫉妒的！

拖拉机手是二十上下的后生仔，有一张成天挂着笑容的脸，厚实的嘴唇上长着一簇黑茸毛，鼻子微微向上翘起但并不难看，是个嘴巴没落锁的角色。他回头上下瞄了瞄王一飞，嘻皮笑脸地问：

“嘿嘿，老同志，是到我们保护区去的吧？”

王一飞心不在焉地笑了一笑。

“你莫嫌弃这里山高路险，树呀、虫呀、鸟呀、野物呀，多的是，一路上够你看个饱，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财宝。别的且不说，单单这里的植物就不下几万种，许多大

树王更是稀有、珍贵和濒……濒……”后生仔眨巴眨巴眼睛，半天说不下去。

“濒临绝灭的树种！”小珊接口说。

“对，对，”后生仔毫不介意地往下说：“这是躲过第四冰期的远……远古植物，是些……”

“是些孑遗树种！”她不耐烦地说。

“至今，至今……”他搔搔脑勺，又记不起下面的话。

“同志，你莫至今至今的！”小珊挑畔地瞥他一眼，忍不住格格大笑，笑得透不过气来。“你即便把陈列室的前言背得滚瓜烂熟，也只能勉强算个合格的讲解员！”

后生仔望着她嘿嘿嘿嘿地笑。

“你要说的我来说吧。”小珊笑道。“这里，由于位于亚热带地区，又是动物地区分布的过渡地带，候鸟南北迁飞的歇脚地，所以动物种类极为丰富，特别是鸟、兽、蛙、蛇和昆虫，种类多，数量大，其中有不少世界罕见的珍贵动物，比如华南虎，据说全世界仅存100只，而这里……”

“前言写的你全都背熟了？”后生仔惊讶地问。

“当然。”她接着又说：“自然从来不开玩笑，她总是严肃的、认真的，她总是正确的；而缺点和错误总是属于人的。自然对无能的人是鄙视的；她对有能力的人、真实的、纯粹的人才屈服，才泄露她的秘密。”

“这话可是前言没有的呀。”后生仔眼一亮，嘿嘿地嘲笑。 “同志，你想唬我？瞎编！”

“歌德，一个伟大人物说的。前言没有的话就不行么？”

她偏一偏头，得意地大笑起来。

王一飞深沉的目光依然停留在远处高接云天的红豆杉林中。是了，是了，就是那片红豆杉林！35年风和雨，对这些树龄高达千年的老树来说算不了什么，只是几搂粗的树干上的青苔长得更多更绿，攀附和缠绕在枝丫上的野藤和附生植物更多更密罢了。他止不住心头颤动，一股炽热的感情在胸中鼓荡，眼眶突然发潮了。听听，林里不是传来了那支悠扬凄婉的山歌么？它有如流淌在溪涧里的清冽透亮的山泉，有如飘过蓝天一朵轻轻舒卷的白云……

倒过去35年。那时，政治指导员王一飞才吃十九的饭呢。他是全师最年轻的正连级干部，渡江战役荣立二等功，才提升几天的。部队为了追歼南逃的蒋军，日夜兼程，以急行军进入终年云遮雾绕、渺无人烟的芒荡山。指战员们多半来自北方。初来乍到，对南方气候多变，特别是对湿气和山岚更不适应，许多人一踏上这片土地，便一个接一个地病倒。自学成才的卫生员摇头叹气说：“水土不服，打摆子。用医学语言，这叫疟疾。我们缺医少药，奎宁比金子还珍贵，有什么法子哟。”没奈何，任务虽然紧迫艰巨，也不得不就地休整。炊事班战士躺倒一大半，队伍宿营下来，指导员王一飞便主动充当起伙头军来。

时序已入秋。山外秋高气爽，山中终日飘洒着蒙蒙细雨。遮没天空的红豆杉林中，有一种奇特现象：每每遇到大晴天，树冠浓密处，便有无数的星星点点的雨丝，悄然无声地飘落下来，辉映出缤纷的色彩，宛如一道道彩虹从天而降。人说，这叫“晴雨树”。这座仅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，一色

是穷得蛤蟆在灶肚里打秋千的山民，待到夜色拢来的时候，家家烟囱还看不见一缕青烟。

队伍在这里宿营，连几捆干柴也弄不到。“该死，这个鬼地方！”王一飞满肚子不高兴，拎起斧头一头钻进密不透风的老林。蓦然，他听得远处有个甜美圆润的嗓音，在低声吟唱着一支情意缠绵的山歌。他急忙收住脚步，环顾四周，连个人影也没有！

歌声戛然中止。

他茫然地往前走，穿过阔叶针叶混交林，发现一片几搂粗的老林中，有许多干枯的树干横倒在地上，一时高兴得了不得，打起飞腿跑上前去，抡起斧头便砍。就在这一瞬间，“嘭”地一声轰鸣，震得头顶的树叶纷纷往下掉。全团公认，他是少有的精灵鬼，也曾是出色的侦察员。枪声未落，他身子一闪，躲到大树背后，一个迅速动作拔出枪，鼓起大眼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。

这是新区。自古来山高皇帝远，是散兵游勇和土匪出没的所在，哪能不提高警惕呢。“喀嚓”有什么东西折断树枝。他循声望去，一株红豆杉树杈上蜷缩着一个人影。哦哦，他还是个孩子呀：头上的破笠遮住半个脸孔。一身补丁迭补丁的破烂衫裤，两条晒得乌亮的脚杆郎郎当地垂下来。这个小家伙手里握着土铳，枪口还在袅袅冒烟呢。

年轻的指导员面对这般场合，深感震惊。

一眨眼工夫，那个小家伙“哧溜”地跳下，身影打个闪，消失在弥漫着蒙蒙雾气的林子深处。

王一飞连跑带跳地紧追不舍。山里雾气大，几十步外一

片白茫茫，漫道孩子的身影，即便是远山近树和孤零零的山神庙，也只能依稀看见几笔淡淡的轮廓。

他紧皱眉头忽然舒展开来。凭借侦察员灵敏的听觉，发现山崖边几只山猴子“咕嘎，咕嘎”的啼叫声戛然中止，接着一群山雀“扑啦啦”地从刺蓬中惊飞起来，便毫不迟疑地转身追去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老林边缘的泥泞地上，印下一行深深的脚迹，前趾浅后跟深，看来跑得甚是惊慌、仓促。

深深的脚印，将他引向荒凉破败的山神庙。

破败的山神庙屋瓦全都破碎，四壁多半坍塌，几乎淹没在深没膝踝的刺蓬杂草中。王一飞悄悄往里边望了望，看见那个小家伙蹲在屋角稻草堆旁，张大嘴巴呼哧呼哧地喘粗气，一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东张西望，小心翼翼地提防着突然袭击。

王一飞收起枪，一个箭步抢上前，用身子堵住庙门，不待对方清醒过来，有力的大手已紧紧钳住孩子的手腕，休想挣脱得了。

出人意外，这个小家伙经过殊死搏斗难以奏效后，猛回头朝王一飞手背狠咬一口，钻心的疼痛使他失声大叫，小家伙趁机飞也似地跑去了。

慌乱中，小家伙掉下头上的破笠，露出了盘在头顶的油光灿亮的长辮，在脑后晃荡晃荡。

“啊，她是个妹子！”王一飞惊骇地大叫。“站住，站住！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而今，当王一飞久久凝视着手背发亮的伤疤时，心象秤砣一般沉重，那些往事都清晰地留在他记忆深处，时时勾起

淡淡的忧伤与烦恼……

“老同志，”憨厚的拖拉机手没有觉察出他的心情，回过头笑问，“你到过我们保护区？”

“我爸爸喝芒荡山的水时，你还不知道在哪个世界呢。”小珊扯了扯被风掀起的裙角，不屑地瞥他一眼，爆发一阵脆亮的嘲笑声。“当初，他们为了保卫这里的山林，还流过血呢。”

“当真？”后生仔朝王一飞投去仰慕的目光。“这么说，你定规认识我们老李队长啦？我想，你定规认识的，定规认识的！”

王一飞被他的话吸引了，转脸对他凄苦地一笑。

帐篷，红豆杉，红嘴相思鸟，

在绿色世界里闪光

山中气候瞬息万变。刚才还是阳光灿亮的大晴天，转眼间山山岭岭全都消溶在云雾中，飘洒起星星点点的雨丝来。大凡到过山里的人都知晓：雨中的老林冷清、幽静得出奇，除去淅淅沥沥的雨点声，汨汨的山涧流水声，几乎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音，听不见大地深沉的呼吸。平日里，众多的鸟类，诸如山斑鸠、翠鸟、八哥、喜鹊、白颈鸦、画眉、白颊噪鹛、大山雀、柳莺和竹鸡，统统收起歌喉，中止了优美的大自然交响乐。

山路旁，丛丛簇簇的山花开得正旺，火红、水红、嫩黄、橙黄、宝蓝、绛紫，彩色缤纷，织就一幅天然地毯。空